

羅惠儀

一起跳跳跳跳的日子

陽光是溫煦的。地是黃，是紅，是綠。鞦韆空洞洞的搖晃著，偶爾發出「咿呀」兩聲。風吹過，帶著暗香。碎碎的小葉子順著藍色的滑梯飄下。嬸嬸正忙著清理四周的落葉。無意的，我把地上零散的葉片，用腳堆成小丘。一堆一堆。啦啦啦啦啦。回來了。奧兒喜歡連蹦帶跳地回校，拍著手，口中啦啦咿咿哦哦的，小辮子跟著晃呀晃呀晃。老——師——早——晨——她最喜歡把每一個字讀得清楚，尾音拉得長長的。聲音軟軟。我捧著她的臉，用手指

抿走小鼻子的汗珠。漸漸地，校園變得熱鬧。有人哭：媽媽呢？在家呀！我說。哭聲更響。不，在課室。我說。滿臉都是淚水。眼睛一動，淚珠豆大豆大落下。不！你把媽媽藏在哪裏？（不講理了）在課室。我強調。她撒野，坐在地，不斷頓足，團團轉。我把她抱起。她掙扎。我把她抱起，送進課室。接著，我又一個一個抱進課室。我的第一項工作便在擾攘中完成。當然，我是快樂的。

班中共有十五個孩子。我是孩子們的「班

主任」。叮叮叮叮叮……上課了。小朋友，請把雙手放在桌上，吁——不。許。動。我說。孩子們努力地把小手撐開，嘴兒卻不斷說話。吁——請。安。靜。唔……清潔（我會輕輕地拍著該小手）一隻免。孩子滿意地微笑。很清潔，一隻免，好孩子。是你了，打開雙手。我說。潤潤緊握拳頭，放在桌下。他



嘟著嘴，眼珠兒骨碌骨碌地打轉，望著我。不清潔呀！媽媽忘記了……潤潤說。那傻孩子牢牢地望著我手中那藍色的「豬印」（啊！）我慢慢地掏出「兔子印」，輕輕地印在他的手冊上。潤潤笑了。有兩點梨渦在嘴角。

唱遊課從來是我的「愛兒」們最喜愛的一節。請太陽伯伯出來——我用雙手在空氣裏畫了一個大圈。孩子們，不斷高舉雙手，跳、跳、跳。你們的伯伯不用比我高。我說。他們學著我的動作：緩緩地把右手舉起……前面有一隻大蚊子……怎麼辦？孩子們用力地對著空氣撲打……依敏真的很用心。她咧著嘴，「咿」一聲，雙手啪啪啪的打打打。蚊子死了嗎？小依敏先是眉頭一皺。她的眼白比較小，越發顯得黑眼珠圓圓的。她定睛看著我，說：全部死了（很認真的）。鋼琴叮叮噹噹。我背後，是一隻隻小青蛙（呱呱叫），羊（咩咩咩）。我轉身，潤潤彎曲身子，蹲在地，舉著四隻手指，是兔子。不，潤潤是「呱呱叫」的，是小青蛙。

從沒有想過當一名老師。在幼稚園的日子裏，每一時刻，我的喜怒哀樂，全繫在那群孩子上：潤潤病了。臉頰紅紅的。我的臉貼著他的額，很燙呢！他呆呆的看著我，指著頭道：痛痛。我抱著他。說：不怕，不怕，媽媽在。我心痛……有一回，我帶了一盒麥芽糖，幾串

「冰糖葫蘆」作教學之用。這是「舊式」食物，我說。愛兒們只懂吮著「葫蘆」。當我用筷子捲起麥芽糖時，一絲一絲，飄呀飄。奧兒順勢，吹——潤潤趨前，一絲一絲落在小鼻子上，他皺著鼻子，又是呆呆的。當麥芽糖在他們的小口膠著，當他們雙眼亮晶晶的看著我；當他們在功課簿上塗鴉，當他們專注地聽我說故事……說至狐狸的惡行，他們會皺眉……開心處，會格格地笑……一切一切，都是甜美生活的種種。

噹噹噹噹。快要下課了。我撫著潤潤的頭。明天，老師也要開學了。知道嗎？知道。潤說。（真的嗎？）我逐一送每一個孩子到校門，逐一吻着張張小臉。最後，是小奧兒。我用梳替她編辮子。有幾片小葉子夾在髮縫裏。和煦的陽光落在妹妹上（是的，我暗暗以自己的暱稱喚她）。我把陽光梳進妹妹的髮裏，我把祝福也梳進髮裏去。